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编

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NOBEL PRIZED LITERATURE

根據瑞典學院編纂、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
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

陳映真主編


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5

聶魯達詩集 聶魯達著 陳黎譯

九點半的彈子戲 鮑爾著 王鴻仁譯

發行人 沈登恩
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
郵撥：102221
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電話：7112024 · 7117871 · 3941960

印刷者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中和市民有街35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4日

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20日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



主 編／陳映真 策 劃／沈登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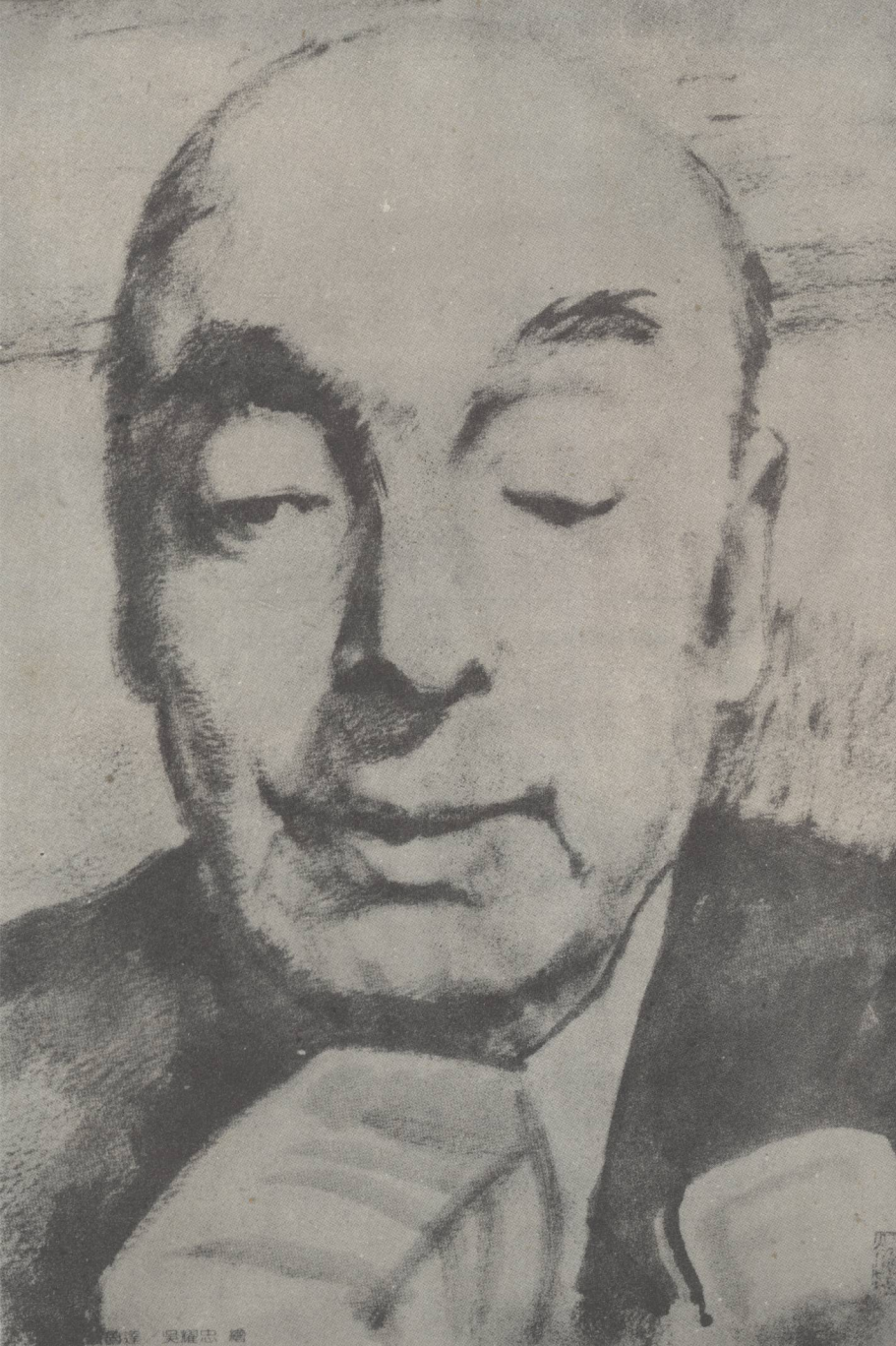
顧 問／白先勇·王禎和·姚一葦·何 欣·葉石濤
尉天驄·胡菊人·高信疆·胡金銓·痲 弦

譯 者／湯新楣·喬志高·郭博信·黃美序·鄭 臻
劉啓分·杜國清·葉維廉·李歐梵·鍾 玲
翁廷樞·王潤華·劉以鬯·方 瑜·李永熾
孟祥森·黃文範·宋碧雲·高大鵬·邱豐松
李魁賢·黎登鑫·黃燕德·戴 天·也 斯
景 翔·楊月蓀·蔡進松·莫 渝·鍾 文
陳 黎·陳曉林·王瀟仁·何 欣·邱剛健
駱 駝·吳煦斌·楊 澤·梁錫華·簡清國

助理編輯／張恒豪·楊順明·林秋蘭·黃燕德·吳福成

作者畫像／吳耀忠·梁正居·邱美月

美術顧問／黃永松·黃金鐘·水禾田·莊 靈



吴耀忠 画

諾貝爾
文學獎全集

45



帕布羅·聶魯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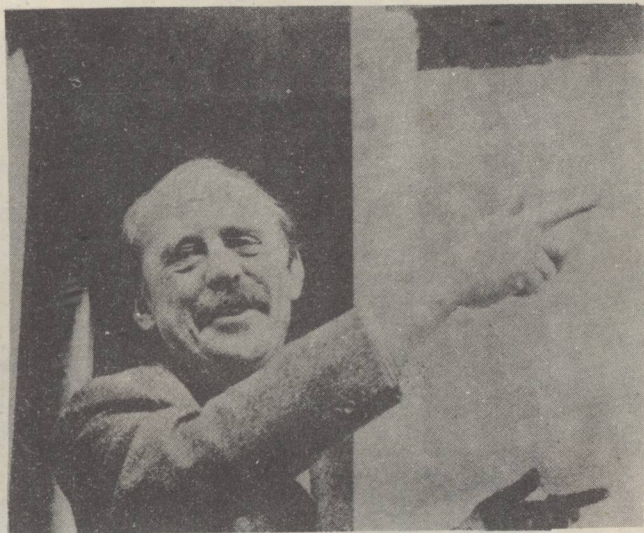
Pablo Neruda

1971 獲獎

海因利希·鮑爾

Heinrich Böll

1972 獲獎



當羅倫達獲悉得獎消息時，
在記者招待會上喜極而談。

年輕時代的羅倫達，朗誦他的傑作「二
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之歌」。



一九七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帕布羅·聶魯達
(智利)

Pablo Neruda

得獎評語：

「他的詩已藉著他的天稟，為大陸的夢幻與命運注入生命。」

頒獎辭

瑞典學院常務理事

卡爾·拉格納·基耶羅

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

諾貝爾獎不會給偉大的作家光輝，得獎人却會給諾貝爾獎光輝，但這是指適當人選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情況而言。所謂適當人選到底是指什麼樣的人呢？

諾貝爾在遺囑中說，獎應該頒給「在理想主義」中寫出的作品。這指示並不是用標準的瑞典文寫的，因而要正確加以解釋，不無惶恐之感，我們幾乎都可以在不理想的條件下工作；若依奧斯卡·王爾德的假設，我們也可以做個理想的丈夫。「理想的」這一語辭的意義可以單純地跟「人所期待的最富常識性的形象」完全一致，但就諾貝爾獎來說，頒獎時的理想主義，僅此似乎並不充分。如以諾貝爾生存的時代來說，一般會認為這語辭具有哲學意義。說到「理想的」，可以從抽象方面來表現，但這是指非存在於物質世界的「某些東西」。這語辭可以運用在所謂「理想丈夫」之上，但就諾貝爾獎的「理想得主」而言，情況就有所不同。

若依遺囑精神而言，諾貝爾的想法會呈現得更為清晰，也就是說得獎作品必須對人類的幸福有所貢獻。但這對闡釋（所謂「理想的」）此一問題並沒有太大用處，因為一切被稱為傑作的作品、所有態度真摯的文學作品、許多僅以解放和提供笑話為目標的作品，無可置疑的，對人類的

幸福都有所貢獻。以此觀之，遺囑的根本精神總是無法充分了解。可是，今年的諾貝爾獎得獎作家帕布羅·聶魯達先生，在這意義上却是少數明顯展現此一精神的人物之一。他的作品，不是以作品本身，而是以作品所具的意義，對人類的幸福有莫大貢獻。因此，我現在的任務只要簡短指出此一意義就夠了。要闡明他作品的意義，相當不容易。我想用簡要的概念來談聶魯達先生，就像想用捕蟲網捕捉禿鷹一樣。將聶魯達先生推進胡桃殼中，畢竟是荒謬的命題，因為核子會撐破胡桃殼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勢須約略談談這核子。一言以蔽之，聶魯達先生在作品中所達到的就是「與存有的連帶」。這看來簡單，却是我們最艱難的問題之一。聶魯達先生在一九五六年「元素頌新集」的一首歌中，以「人和大地的和諧」表明了此一論點。這部作品可用理想兩字來稱呼，內涵的意義在於顯化了這段路程：從聶魯達先生所謂孤獨、反省以及不和諧這些完全相反的立足點出發，終於臻至人與大地和諧的境地。

在青春的情詩中，聶魯達先生是處於孤獨、反省與不和諧之中。「二十首情詩和一首悲歌」表現出：聶魯達先生的詩對大多數說西班牙語的人意味着什麼。這本「二十首情詩和一首悲歌」曾好幾次譜成歌曲，到處有人唱，却不知道作者是誰。詩集的銷售數量也打破紀錄，十年前已高達一百萬部。可是，在這灰暗迷人的美之意象中，所謂邂逅乃是指不相識的人在挫敗的冰凍陰影中邂逅。列在這詩集末尾的悲歌有下列語句。這語句悲劇性地重覆出現，一如流行歌曲中的反覆：

「對你，一切都是挫折。」

然後以這句話作結尾：

「起程的時候到了！呵，被遺棄的人啊！」

被遺棄者之路並非通向「與存有的連帶」，勿寧是越離越遠。「二十首情詩與一首悲歌」之後出版的傑作「地上的居住」中，聶魯達先生經常「獨自一人處在搖擺不定的世界中」。可是，簡直像反諷一樣，他以西班牙的經驗為轉捩點，進入了轉換時期，孤立打破了，從死亡的恐懼中解放了。親眼目睹朋友和詩人被帶到刑場——其中有他所愛的喀爾西亞·羅爾卡——，因而產生了同志的連帶感。他獲得了與被虐待者、被迫逐者的連帶感。接着，他離開內亂的西班牙，回到了祖國，祖國自征服時代以來即被切斷手脚，被迫從屬於人，而今依然是現代征服者無力的餌食，但他在祖國又發現了同樣的連帶感。當他親身感受到與這塊恐怖之土有血脈關聯時，這塊土地內蘊的富饒、過去的榮耀，以及在遙遠東方夢幻般閃現的未來希望，遂逐漸擴大。聶魯達先生的詩從此逐漸轉向政治，更為面臨的賠償鬭爭與社會鬭爭預做準備，開始描寫未來的景象。尤其在聶魯達先生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作品「一般之歌」中，他已描寫出只因意見不同，在國內被迫騎馬到處隱匿的情景。他描寫這些，只在顯示他的國家是他自己和同胞的國家，所有的人性尊嚴都不允許受到傷害。

這部龐大的詩集——由十五章兩百五十首詩組成——但也只不過是聶魯達先生作品之一滴。詩篇就這樣衝動地溢出，使人感覺到漲潮與退潮之間落差甚大，却也從中產生了疑問：作品中狂

亂的情境，難道不是缺乏內在安定、忘記推敲沉吟造成的嗎？可是，如果這樣，靈感與情感的表露，不能像激流那樣迸湧而出，反會受到攔阻。因此，要求內心的安定與細密的推敲，是否一定正確？實為疑問。聶魯達的作品是創造的故事，其中有一個大陸正在覺醒。一切都必須敘述；必須發現；必須明朗化。如果要求用尺和容器來量度他的靈感，就好像向熱帶原始林要求秩序與明亮，要阻止火山爆發一般。

由於作品的量太龐大，很難仔細分辨他在政治上或個人方面遍歷的路程。聶魯達最近有一詩集，名叫「Estravagario」。書名的意思可以了解，但誰也譯不出來，因為這是新字，這個字含有「逸乎常規」、「流浪」、「幻想」、「異乎尋常的做法」等意義。自「一般之歌」以來，路途依然漫長，而又充滿豐富甚或痛苦的經驗。在這路途上，重新接觸了許多事務，這些事物都是人生的本質；這條道路與未來的希望重新結合，未來的希望含蘊有人生的目標——承諾。他發覺，恐怖之土上已開闢了一條希望之路，滿懷激動之情眺望這塊恐怖的土地，在希望中覺醒的人決不會掩蓋這種激情。以前由穿長靴、蓄大鬍的灰泥神像所代表，並處處受到讚揚的偶像，現在已逐漸在嚴厲的光芒中顯露其真相。他用「大鬍與小鬍」這字眼稱呼兩種統治者，這兩種統治者服飾與舉止的類似已逐漸鮮明。同時，他的朝聖之旅仍在愛以及與女性的新關係中持續下去。此二者均是生命的源泉與維護者，而在他最近的另一傑作「船歌」中，以最美的形式予以呈現。因此，沒有人敢說聶魯達之路最後將通往何處。不過，他自己却指出了方向，那就是「人與大地的和諧」。於是，我們遂更爲欲知究竟之念驅使，追隨他精美的作品前行。這部含有覺醒大陸豐沛活

力的作品（指「一般之歌」），充滿了力量與尊嚴，有如大河，愈接近河口與海愈大。

你的「Estravagario」（狂想集）引導你越過國界與時代從遠處走來。以前，「狂想集」帶你到礦區。礦工在那現在真正屬於你的土地上向你打招呼：

「聶魯達先生，你好！」

這是被虐待者向他們的代言人說出的最具尊嚴的話。你奔馳於世界，今天來到了以前你曾歌詠過綠葉覆蓋鐘樓的城鎮。我也要用同樣的話向你打招呼：

「聶魯達先生，你好！」

我願用這句話代替瑞典學院祝賀之辭。並請你從國王陛下手中接受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。

致答辭

再魯達

我現在要談談那漫長的旅途。那個地方與瑞典相距遙遠，在地球的另一邊，景色與孤立狀況却頗相像，那是一直延伸到地球南端的我的國家。智利南北走向，她的一端幾乎與南極相接，所以地形跟瑞典非常相似，瑞典北端屬於積雪深埋的地球最北方。

在祖國如此廣袤遼闊的地方，我有過一個於今仍願遺忘的經驗。當時，爲了探尋祖國智利與阿根廷的邊界，我必須橫渡安底斯區。蒼鬱的森林宛如隧道，覆蓋着這片難以接近的地方。我們必須秘密行動，所以只能憑藉極少的標誌。沒有前人通行過的痕跡，也沒有小徑。我和四個伙伴騎着馬，避開大樹、無法橫渡的河流、大岩石、積雪等等阻碍，攀援側身前進，以求取身體的自由。陪送我的同伴，都很了解這片濃密的森林，但仍然騎着馬揮起厚刀，剝下大樹皮，作爲標誌，希望回程可以更安全。他們就這樣留下標誌往前行。

我們在無邊的孤獨中前行，巨樹、大藤蔓、幾百年前留下的腐土，轟然擋住前路阻止我們前行的半倒樹幹——就在這綠白相間的沉默中前進。四周都是眩人而神秘的大自然，同時也是寒冷、白雪與追逐者逐漸迫近的威脅。孤獨、危險和我急迫的使命合爲一體。

時時發現不清晰的足印，可能是走私者或一般罪人逃亡時留下的足跡。他們大多數可能已爲殿多的魔手捕殺。在安底斯山中，可怕的雪崩有時吞噬行人，埋得好深好深。

路旁荒野中，我看見一些人做的東西，那是忍耐好幾個冬天堆積而成的樹枝；是錢別樹枝，由長久以來幾百位通過這裏的行人獻給未達目的地即永眠雪中的人，也是高大樹枝做成的墳墓。我的同伴又用厚刀砍下大樹上低垂於頭頂的樹枝。那大樑樹在冬天暴風雨來臨時，僅餘的樹葉仍會沙沙作響。我贈送禮物給每座墳墓，即是裝飾陌生行人墳墓的樹枝——樹木的名片。

我們必須渡河。源自安底斯山嶺的小溪以眩人眼目的速度急降，變成了瀑布；蘊蓄的「位能」足以擊碎岩石與地面。然而，我們遇到的都是平如巨鏡的沉靜淺灘。馬羣奔入河流，馬蹄無法着地，開始游向對岸。我的馬在水中掙扎，想把頭露出水面。當時，我失去依憑，載浮載沉。好不容易才抵達河邊，跟來做嚮導的老百姓露出微笑，問我：

「先生，很可怕吧？」

「呵，可真嚇人哩——以爲這下可完了。」

「我們有您做靠山，這才緊緊跟着您。」

其中一人又加上一句：

「看到老爺那樣子被河水吞沒。心想這下子可糟了。」

我們又繼續前進，走入了大自然開鑿的隧道。這是花崗岩中的水路，不知是水量衆多的河流到盡頭後衝開大岩石造成的，還是因爲地球震動隆起時造成的，剛走進隧道，馬就開始滑足，牠

們在凹凸不平的石上尋找落腳的地方才能前進，馬蹄鐵發出火花。我不時從馬上摔下，倒在岩石上。我的馬，以及鼻上、脚上都滲出血來，而且沾滿泥土，就這樣從遼闊明亮却又十分難行的道路往前走。

在這片大密林中，有東西在等待我們。我們驀地看見盤踞山麓美麗的小牧場，看來有如稀奇幻境。水色清澈，牧草碧綠，野花遍地，小河低語，天宇碧藍，沒有樹葉阻碍的陽光一瀉而下。我們宛如進入魔環，像「聖」域的客人，自然而然停下脚步。之後，我所參加的儀式「更爲神聖」。嚮導都下了馬。城內中央，就像舉行儀式一樣，安放著雄牛的頭蓋骨。我的同伴一個個沉靜地走過去，把硬幣和食物放入骨頭的洞孔。我也加入他們，獻東西給那些可能會在死牛眼窩中找到麵包和幫助的迷途旅人，以及各種類型的逃亡者。

這難忘的儀式並非就此結束。我的鄉下朋友脫下帽子，跳起奇妙的舞蹈。他們單腳踩着前人足跡留下的圓環，一面跳舞。我望着朋友們做出這種難以了解的舉動，却也模模糊糊有所省悟：「不相識的人與人之間也能溝通。在此世最邊遠、人跡鮮至的地方，也有關懷、願望與感應。」

我們又繼續前進。抵達我長久別離的祖國邊界附近的最後山峽時，太陽已西下。我們看到一盞燈火，那兒必定有人。接近一看，有幾幢臨時搭蓋的半倒塌屋。走進其中一幢。在火燄的亮光裏，房間中央有一根大樹幹，甚至可說是巨木的胴體在燃燒；不分晝夜地燃燒，從天花板空隙冒出的煙霧，有如藍色的厚面紗，在黑暗中飄蕩。屋裏堆滿了當地所做的乾酪，火旁靜靜躺着幾個